

因创作者谈

诗歌是文字的作品,说诗歌会插上翅膀,似乎是荒诞之言。但诗歌也可能插上翅膀,飞出书页,飞向陌生的心灵,飞向辽阔的世界。这样的景象,千百年来未曾中断。那些在人间流传的美妙诗篇,就像插翅飞翔的百灵鸟,飞越时空,被传播,被吟诵,感动着一代代人。

中国是诗的国度,几千年来,汉字写成的经典诗篇,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如今,中国文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世界。曾经寥若晨星的汉学家和翻译者,如今已是繁星满天;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在持续不断地被译介到国外。

对此,我有切身感受。最近10多年来,我的3本诗集《天上的船》《疼痛》《变形》不断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已有30余种不同语种的版本。我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了不止外译版本。若把时间往前推40年,这样的情景,根本无法想象。

翻译作舟,诗歌激荡共鸣

《疼痛》是我的诗集中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一本。2016年以来,已有20种外文译本。跟随这些译本,我有机会前往不同国家和当地诗人、读者交流。在巴黎,在纽约,在麦德林,在圣地亚哥,在哈瓦那,在布加勒斯特,在阿尔及尔,在开罗,在东京……诗集中的篇目一次次由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音朗诵,在我耳畔久久回荡,成为记忆中难忘的情境。

2018年,《疼痛》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在智利出版。在伟大诗人聂鲁达的黑岛故居,聂鲁达基金会为我举办了一场朗诵会,这对中国诗人来说尚属首次。智利和古巴的诗人用西班牙语朗诵我的诗,我和一群智利大学生则用中文朗诵。我曾在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也许,我的汉语/在黑岛主人耳中并不陌生/厅堂里中文余韵未落/西班牙语便风风火火赶来/如呼啸的海风穿越大洋/瞬间便在厅堂回旋/和我的汉语会合/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在诗的厅堂里奇妙邂逅/碰撞、缠绕、呼唤、应答/融合成亲切温暖的和声……”

同年,法译本《疼痛》在巴黎首发。出版社在当地一所剧院举办了多语种朗诵会,参加的法国诗人们有的用法语、有的用中文朗诵我的诗。著名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也来了——他将诗集中的一首《重叠》从法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在朗诵会上用阿拉伯语吟诵了这首诗。在为法译本《疼痛》写的序中,阿多尼斯这样写道:“诗集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莲花池,从中散发出一种叫作‘痛苦’的芳香。当我们注视着其中的莲花——‘痛苦’,我们



诗集《疼痛》意译本。  
赵丽宏供图

会感觉它摇身一变,乘着天梯升腾为云朵。”

2024年,意译本《疼痛》出版。今年6月,我凭借《疼痛》获得了意大利蒙塔莱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奖的中国诗人。颁奖词这样评价:“它们让我们感受到赤裸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如同100年前初读蒙塔莱诗集《乌贼骨》的读者那种体验。”我想,这种对生命和人性的思索,有一种不谋而合,也是一种异曲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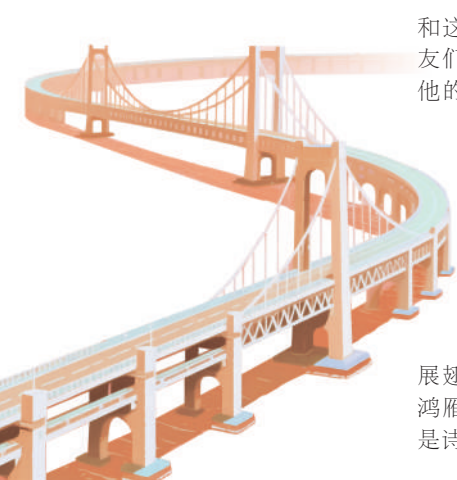
在颁奖典礼的发言中,《疼痛》译者、意大利著名诗人弗拉米尼亚告诉人们翻译《疼痛》的理由。在2018年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开幕之夜,她曾听我朗诵《疼痛》中的《联想》和《我的影子》,“当时,数千听众长时间鼓掌欢呼。我也受到强烈震撼,当时就想,一定要把这位中国诗人的诗译介给意大利读者”。弗拉米尼亚联合另一位意大利诗人马尔科,用整整5年研读翻译这部作品。“我俩形成了一种来回呼应的语言博弈。不断重读文本,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准确与诗意。每一个词都像是被‘精确称量’,甚至可以说是‘以克计算’。”

“所有翻译都是近似,但伟大的近似本身就是诗。”我的诗集被翻译成很多不同的文字,我虽无法读懂被译成外语的诗,但能从异国读者的反馈中感受到他们不仅喜欢,更能理解这些诗歌,我的诗引发他们思索,这使我深感欣慰。

诗歌为桥,知音重逢有期

经由翻译,不同文字的诗歌插上翅膀。中外诗人也因此结缘,插上翅膀的诗歌成为友谊的桥梁。因为诗歌,我与许多外国诗人成为知心朋友。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多尼斯。7年前在巴黎的那场朗诵会结束后,我和阿多尼斯一起参加聚会。交谈中,阿多尼斯听说阿译本《疼痛》正在翻译中,向我提出一个诚恳的建议:译文完成后,可以先交给他校对润色,“我很愿意为你做这件事。如果译者觉得这样有损他的自尊,我可以不署

诗歌如何插上翅膀



意大利蒙塔莱文学奖奖牌。  
赵丽宏供图



赵丽宏

名”。阿多尼斯的建议,是一个大诗人深挚情谊的表露,让我深受感动。这些年,我们有多次见面的机会,在上海,在南京,每次都有推心置腹的亲切交流。

今年春天,我的法译诗集《变形》和诗文集《心之旅:诗意的回响》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首发,95岁的阿多尼斯又在女儿的陪同下赶来,又一次上台用阿拉伯语朗诵我的诗,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巴黎街头道别。阿多尼斯说,还有许多话想要讲,很想和我再见一次。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受累,却在离开巴黎的前夜,接到了他通过友人发来的见面邀请。

于是,第二天上午,我们又见面了。阿多尼斯戴着一条红色羊毛围巾,微笑着拥抱我。他带来了专门为我画的两幅画,画面上有浓烈的色彩,还有云纹般满纸飘逸的阿拉伯文。阿多尼斯告诉我,这些文字,是他送给我的诗。我们讲了很多心里话,关于诗,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情感,关于多变的世界,还有他对中国深挚的感情……他建议我编一本阿拉伯文的诗选,他可以担任编审,为我把关,并为我作序。我无法相信,我面对的这位真挚热情的大诗人,是年近百岁的老人。

阿多尼斯说,他还想来一次中国,和这个美好的国家告别,和中国的朋友们告别。话说得有点伤感,但这是他的一个美好期冀,我在心里想着如何实现他的愿望。我们一定还可以在中国重聚的!我和友人一起送他回家,我们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他住的公寓门口,久久地站着,不停地向我挥手……

阿多尼斯挥手的样子,是一个展翅飞翔的意象,像蝴蝶,像海鸥,像鸿雁,像一切会飞的生命。这也许就是诗的样子。

我时常被疼痛困扰却并不因此恐惧生者如此脆弱可悲的是生命的麻木如果消失了疼痛的感觉那还不如一段枯枝一块冰冻的岩石——《疼痛》节选

丛林般起伏的书架上全世界的文字如溪流汇集聚合成浩浩荡荡的江海交织成轰轰烈烈的交响乐而难得来访的汉语如一缕古琴的清韵被江海的涛声烘托着在自由无羁的海风中飘旋——《在聂鲁达故居吟诗》节选

“玫瑰城”佩特拉

颜欢



穿过蜿蜒狭长的约旦西克峡谷,眼前豁然开朗;高近40米、宽约35米的卡兹尼神殿在峭壁上巍然屹立。晨光铺洒,历经2000多年风霜洗礼的砂岩在光线中色彩变幻,橘色、玫瑰红、粉色,层次分明、生动。

卡兹尼神殿深藏于约旦南部广袤的沙漠中。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定居于此。荒漠中的高山峡谷给生存带来巨大挑战,但纳巴泰人依然在砂岩上开凿出一座宏伟的城市——“玫瑰城”佩特拉。卡兹尼神殿,就是其中最恢弘的建筑之一。

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最早的记载中,纳巴泰人是“住帐篷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笔下的纳巴泰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近百年来,尽管只发掘了2%的遗址,一些考古发现就已经展现出佩特拉往昔的繁华:鼎盛时期,常住人口达两三万,古埃及、亚述人、犹太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曾定居于此。伴随贸易繁荣,纳巴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元1世纪初,佩特拉已有巨大的竞技场和庞大的露天泳池等宏伟建筑,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昌盛。

在峡谷中建造一座壮丽的城市,纳巴泰人如何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古丝绸之路是纳巴泰人积累财富的必经之路。当时,乳香和没药广受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喜爱,若要送往地中海地区,这些古代“奢侈品”必须穿越沙漠。佩特拉地处大漠,连通阿拉伯南部和地中海地区,成为重要枢纽。贸易带来的丰厚回报,使这个沙漠游牧部落逐渐壮大成为强大的王国。

贸易往来伴随着文化交流,古老文明的交汇交融给佩特拉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仔细观察遍布城内的500多个砂岩雕刻成的建筑外立面,门廊、雕像

晨光中的卡兹尼神殿。



和圆柱具有古希腊罗马风格,檐口和方尖碑又有着古埃及特色,顶端阶梯状的装饰据说传承自亚述人。在这些遥远帝国的建筑风格中,融入纳巴泰人的想象与创造,于时光长河中锻造形成佩特拉独特的建筑特点。无怪乎19世纪的英国人约翰·威廉·伯根在诗中感慨,“玫瑰城如同时光的一半那样古老”。

佩特拉的鬼斧神工源于纳巴泰人的勤劳与智慧。西克峡谷岩壁上大约与人肩膀齐高的位置,一条狭窄沟渠若隐若现。考古学家发现,沟渠内残留着封闭陶瓷管道的印记,每段陶瓷管道长约0.3米,要从8公里外的水源引水,需数以万计的管道毫无裂缝地有效拼接。此外,工程师在保证水流速度和连续性的同时,还需令某段管道不至因水流过快而承压过度。最终,纳巴泰人将管道坡度设置为向下倾斜4度左右——这个结果与现代水利工程师利用先进仪器开展试验的结果一致。2000年前,纳巴泰人正是用这种长距离管道,在城内建设了5个堤坝,令佩特拉能够抵御洪水的侵袭。

另一巧思是纳巴泰人凿刻岩壁的方式。面对近百米高的峭壁,纳巴泰人从悬崖顶端雕琢神殿外立面。他们在高处开凿一条狭窄的岩架,用古老钻头将楔子固定在岩架下方,上面铺设木板,为雕刻匠人提供平台。打磨工作近半,大量凿出碎石落地后高高堆起,形成天然平台,替代了脚手架,雕刻工人登上平台,直接走到岩壁正面进行工作。

公元363年,一场大地震席卷了佩特拉,几乎将古城夷为平地。随后几百年间,曾经繁华的城市逐渐被沙漠吞噬,成为一座被遗忘的空城。

直到1812年,瑞士探险家约翰·布利克哈特来到这里,才打破了沉寂。在贝都因人带领下,布利克哈特终于找到了佩特拉古城,令其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随后,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纷纷慕名而来,对古城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索。1985年,佩特拉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每年都有数十万游客前来领略“玫瑰城”的神秘魅力,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

贝加尔湖的旖旎景色是旅游业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出冰上马拉松、雪地摩托、冰下深潜等冬季娱乐项目。如果难耐严寒,游客还可以在夏季乘坐环湖火车,穿行在世外桃源般的隧道、栈桥、丛林中,尽情欣赏艳阳高照下波光粼粼的湖面风光。

事实上,由于矿产开采、污水排放、乱砍滥伐等问题,贝加尔湖的秀美环境也曾遭受破坏。当地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停止资源开发、设立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恢复了贝加尔湖的缤纷色彩。时至今日,受地震活动的影响,贝加尔湖还在不断加深、扩大,这颗西伯利亚的明珠将绽放更加夺目的光芒。

徐鹏辉

足尖上的巴西

《环球人物》记者 牛志远 田亮

每年7月19日是巴西的国家足球日。4年前的这一天,巴西足协发文,“这项运动代表着我们的身份,诠释着我们的文化。感谢你,足球!”

巴西人为何如此爱足球?巴西圣保罗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巴西足球文化研究者束长生认为,巴西足球发展早,普及率高,足球产业总体水平高,同时,足球对巴西人而言更是一种文化,是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希望,也塑造了巴西人的民族认同。

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是南美洲最大的城市。市中心的查尔斯广场为纪念查尔斯·米勒而建,他为巴西带来了真正的足球和足球规则。

1863年,英格兰足球总会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的诞生。11年后,查尔斯在巴西出生,作为来新大陆淘金的苏格兰人后裔,后来被送回英国读书。在英国期间,查尔斯接触到了职业化的足球。1894年10月,查尔斯回到巴西,并加入圣保罗竞技俱乐部,一边打板球,一边宣传足球。

其实在查尔斯回到巴西之前,这片土地上就有人踢足球了——1894年4月,英国人托马斯·多诺霍在里约热内卢的纺织工厂工作时,组织了巴西有记载的第一场足球赛。当时,

人们踢球仅仅为了娱乐,并不注重规则。

查尔斯给巴西足球带来了规范和技术。很快,圣保罗举办了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足球由此风靡起来。1904年,查尔斯在一封信中写道:“仅在圣保罗市就有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三千人到场观战,决赛会有6000人……”

起初,足球只在巴西上流社会流行。巴西工厂球队的出现,促进了足球在平民群体中的普及。1904年4月,班古足球俱乐部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工厂成立,成员起初由工厂技工和管理人员组成,后来工人也被吸纳入队,帮助球队进入顶级联赛。

渐渐地,足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西社会阶层的融合。来自各阶层和种族的人在一起看足球、踢足球、谈论足球,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和球星加油。

如果坐在20世纪前20年的南美洲足球赛现场,你会看到混血球员的“全副武装”——将自己的脸涂白,头发拉直、再用头巾包裹起来。这是因为在1916年南美足球锦标赛前夕,由于巴西队有混血球员,阿根廷媒体将巴西队员称为“猴子”。为摆脱这一称

呼,第二年的锦标赛上,巴西派出一支全部由白人球员组成的球队。

属于混血球员的历史性时刻发生在1919年的南美足球锦标赛,巴西队作为东道主一路挺进决赛。这场决赛踢得很胶着,巴西队的阿图尔·弗雷登里希攻入制胜球的那一刻,球迷中瞬间爆发出一阵阵“巴西万岁”的呐喊。

弗雷登里希就是一名混血球员,他的父亲是德国移民,母亲是非洲裔。这次胜利令他一炮而红。弗雷登里希等非洲裔球员的成功激励了后来者,他们刻苦训练,跻身球星行列。在那时的巴西,足球成了非洲裔平民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甚至是唯一通道。

然而1921年,这个通道被堵上了。在国会议员的强烈建议下,时任巴西总统佩索阿决定,国家队不得征召非洲裔球员。

1929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重创巴西经济。此时距巴西独立已有100多年,但因为种族歧视等原因,巴西人民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感。1930年,瓦加斯就任总统,他决定改变这种局面,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足球。

1938年法国世界杯,两名非洲裔球员达吉亚和莱昂尼达斯入选巴西国

家队。在一场比赛中,莱昂尼达斯背对球门跃起,在空中仰面后翻,将球踢向球门。这一高难度技术动作后来被称作“倒挂金钩”。莱昂尼达斯是第一位在世界杯赛场使用“倒挂金钩”破门的球员,主裁判从未见过这一射门方式,草率地吹掉了这颗精彩进球。幸运的是,巴西队最终战胜了波兰队。

获胜的消息和莱昂尼达斯的精彩表现令巴西人兴奋了一个月。各界名流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足球已经成为巴西国家认同的基础。巴西诗人马查多甚至写诗盛赞:“巴西之魂啊,谨以我诚挚的一吻,供奉于你们英勇的足尖!”

20年后,又一位黑色皮肤的巴西球员闪耀世界杯赛场——17岁的贝利用6个漂亮的进球,让巴西队捧起了首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从此,“桑巴旋风”成为世界绿茵场上最亮丽的风景之一。

巴西是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样的国家。在这里,足球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能够涵盖巴西复杂的社会和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作为一项深入人心的运动,足球为巴西人提供了理解自我与凝聚民族认同的独特视角。

明珠贝加尔湖

徐鹏辉

在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地区南部,坐落着世界上容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贝加尔湖的名称源于蒙古语,意为“丰饶的湖泊”,这里淡水充足、物种繁多、矿产丰饶。新月形的湖面犹如一颗闪亮的明珠,镶嵌在西伯利亚广阔的大地上。

贝加尔湖形成于约2500万年前的板块运动,地层的断裂陷落造就了平均730米深的湖水,最深处达1637米,堪称全球之最。拥有庞大蓄积量的贝加尔湖是不折不扣的淡水湖,据推算,贝加尔湖的淡水可供75亿人喝上30多年。

历史悠久的贝加尔湖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民谣《神圣的贝加尔湖——光荣的海》唱道:“破旧的衣衫是光荣的帆船。啊,季候风,吹吧,掀起巨浪,天边是雷鸣和电闪……”高亢激越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抒发出作者对壮丽自然的无比向往。

随着四季更迭,贝加尔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光。春天,湖面依旧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冰层下的蓝色深渊神秘莫测,只有湖畔的绿草传递着复苏的讯息。夏天,万里晴空与如镜湖面融为一体,轻柔的风吹遍了东南西北,撩拨着往来之人的心弦。秋天,五颜六色的木屋、层林尽染的山岭、深邃安静的湖水,交织

出一幅精巧别致的俄式油画。冬天,凛冽的朔风宣告寒冷的到来,无边无际的白色冰原展示着最纯粹的美,永不停歇的冰裂声似乎要将空气撕碎,星罗棋布的气泡冰让人宛若脚踏璀璨星河。

在千峰峭壁的怀抱下,贝加尔湖有大大小小27个岛屿,其中最大的岛叫作奥利洪岛。岛上居民主要为布里亚特人,他们有独特的信仰与习俗。不少远道而来的旅人常常在这里歇脚、补给,篝火旁自发的聚会成为卸下疲惫、涤荡心灵的绝佳方式。

贝加尔湖的旖旎景色是旅游业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出冰上马拉松、雪地摩托、冰下深潜等冬季娱乐项目。如果难耐严寒,游客还可以在夏季乘坐环湖火车,穿行在世外桃源般的隧道、栈桥、丛林中,尽情欣赏艳阳高照下波光粼粼的湖面风光。